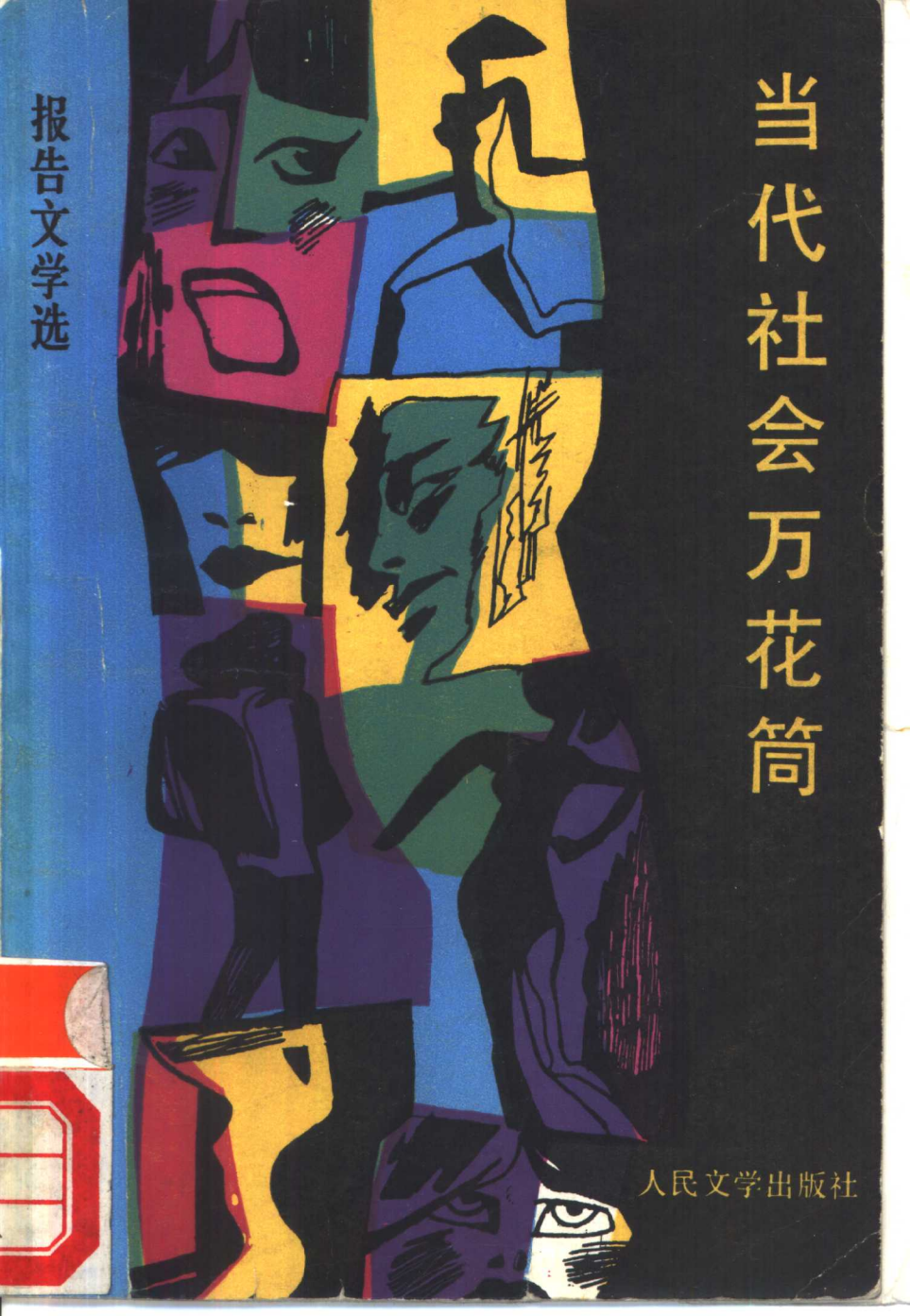


当代社会万花筒

报告文学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5

3612

当代社会万花筒

报告文学选

泗水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晓黎
封面设计：秦 龙

当代社会万花筒

Dang dai Shehui Wanhuato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95,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8³/₄ 插页2

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400

ISBN 7-02-000918-2/I·918 定价 2.50 元

目 录

倒爷奇观 张 锐 温子建(1)

疯狂的攫取 权力徽章上的锈斑 并非神话
的神话 生活面对威胁 不是尾声的尾声

北京外汇黑市 陈晓轩 连建民(65)

喧哗与骚动 寻找“领袖” 街头写意
“新兴资产阶级”与“旧贵族”的对话 办法会有
的

神秘的个体王国 苏振清(94)

乞丐国培训出来的高材生 他会唱一首囚歌
..... 女怪杰小辣椒 商品信息大战 金钱梦
的录音对话 金钱与灾难的诉说 动荡的婚
床 桑那浴中的相思 卡西和爱斯 当他
靠近那女性之时

舞厅咏叹调 李克琳(118)

舞会，这桩公案 新兴的信息中心 这里跳
出个万元户 一颗舞星的殒落 从芙蓉宾馆
到凡尔赛宫 舞厅中的赌博团伙 这里也有
外伤和内疾

谜一般的桑那浴 谜一般的按摩女 袁 炳(152)

深圳的按摩女，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三位经理
的心声 深圳的“按摩交易” “小费”的故事

中国保姆市场 杨久伟(177)

“?”的集市 市场成因的全方位透视 “二等

公民”咏叹调……“自由人”素描

做“妾”的女人们……鲁 娃 许宗斌 刘瑞坤(227)

一场触目惊心的争斗……夏娃与亚当共分一个世界……婚姻，传统社会指派给女人的命运……他们最终没能在一起生存……一对令人不可思议的重婚犯……她杀死了在精神上压迫她的丈夫……甘心做妾的目的……一个婚娶的场面……两个讳莫如深的问题

倒 爷 奇 观

张 锐 温子建

翻遍中外所有的《百科大辞典》、《经济学辞典》、《辞源》、《辞海》……决然找不到“倒爷”这一条目。然而，它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了老幼皆知的术语。那么，究竟什么是“倒爷”？概念模糊，众说不一。有些报刊着实热热闹闹地讨论了一番，据有人考据：“倒爷”一词原属旧北京的“市粹”，举凡权家人物，市井恶霸，皆得而称“爷”。后来流氓盗窃集团吸取了这一精华，成了他们的黑话，他们将耍流氓的称之为“氓爷”，把盗窃的称为“佛爷”，把从事诈骗的称之为“侃爷”，把倒黑买卖的称之为“倒爷”。

几年前，“倒爷”一词又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出现了，这次它不是作为鲜为人知的黑话暗语，而成了大众熟知的口头语。北京人就是这样，以他独有的创造力从苦涩中提取幽默，丰富自己的语言，给新出现的社会现象以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于是，这一“黑话”有了新的生命，新的含义，凡是专作黑市生意，倒买倒卖，非法经营、牟取暴利的人，笼而统之称为“倒爷”。很快，“倒爷”这一崭新的词汇，冲破了京城狭小的范围，几乎没人去普及，它便随着牛仔裤、迪斯科，一块流传到了全国各地。如今，翻开任何一种报纸，大到《人民日报》、小到地摊小报，都可以觅寻到倒爷们耸人听闻的罪行录；街头巷尾，平凡百姓诅咒着他们，述说着他们令人咋舌的发财

史；经济学家们在书斋中著书论说，开出各自的药方；领导们在决策性的会议上，绞尽脑汁商量着如何对付他们……

倒爷成了人人关注的问题，它犹如带菌的瘟鼠，成了社会的公害，经济生活的痼疽，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了阴影。

第一章 疯狂的攫取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脾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刮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无名氏

倒爷们最大的愿望是获得金钱，但是他们并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将一个个的铜板积攒起来，也不像《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临死还要节省一根灯芯……相比之下，他们积累金钱的方式，显得比倒爷们更有美德。倒爷们像《神曲》中那只贪婪的母狼一样，红着眼睛紧盯着金钱，只要能把它弄到手，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即使是“杀头生意”也干。金钱使他们疯狂，他们疯狂地攫取金钱。

“华丽”的垃圾

1985年12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禁止销售进口旧服装。

自1982年始，从国外和港澳地区进口或走私的旧服装就开始出现在我国的市场上。很快，进口旧服装成了时髦货，许多青年以拥有一件这样的洋装而自鸣得意，倒腾进口服装成了倒爷们的烫手生意。他们如蝇逐臭，专程赶往广州、深

班，千方百计大批购进。全国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倒卖进口旧服装的狂潮，进口旧服装的数量直线上升。外国投机商闻风而动，过去很少有人光顾的废品处理店，顿时买卖兴隆，行情上涨，远隔海峡的日本，成立了专门向中国大陆出口废旧衣服的公司，从医院的停尸房、垃圾箱……搜集各种旧衣服，组织向我国出口。

1982年100余包进口处理毛晴混纺针织衣服进入北京百货商场。

1982年4.1吨进口旧晴纶衫由广州进入北京市场。

1985年深圳进入北京市场300余包进口旧服装。

.....

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下半年广州仅向北京一个城市，倾销进口的旧服装达530余包，约50余吨，价值百余万元。

据卫生检疫所的检验，绝大多数进口旧衣服上有明显的污垢、油泥、汗渍、吐泄物痕迹，有的还有粪便斑痕和血污。从中提取样品50件，每件采样50平方厘米，检验发现所有样品都有杂菌，其中杂菌数超过1,000的有5件，超过20,000的1件；80%的有大肠菌群，还有1件有致命的变形杆菌。

1985年初冬，西北一座枢纽城市的贸易市场上，一字排开十几家卖服装的小摊，其中唯独郑强国的小摊分外热闹。尼龙绳上高挂着一幅鲜目的横额：“专营进口服装，最新款式，国际新潮。”横额下几件浅色粗呢西装用塑料纸精心包好了，幌子一样高悬着，招徕着过往行人。小摊上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男式大格衬衣，女式透明胸罩，尼龙内裤……凡是这些服装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洋文商标，这商标像具有巨大的磁力，许多男男女女就是奔它而来的，当年

戴着红袖章，见了洋文就烧的“国粹”，如今也为能穿上洋服而自得。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更是不嫌价高物贵，一时之间买卖兴隆，财源茂盛。

郑强国得意非凡。他在这条街上混了一年多，是个被人瞧不起的主，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红火过。一年前，他勉勉强强拿了个初中毕业证，就在家待业了。他母亲是五金厂的工人，想让儿子顶替，把自己捧的铁饭碗像接力棒一样，交到儿子手中。没想到她不够退休年龄，好不容易走后门弄了几张假病历，搜肠刮肚找了个病退的由头，结果手续还没办妥，顶替就停止了。于是，他就跑起单帮来了，说跑单帮倒是抬举了他，他只有十几块钱的本钱，这还是家里给他买鞋的钱。他今儿卖西瓜青菜，明儿又倒烟卷，后儿说不定又鼓捣处理牛仔褲了。逮住什么卖什么，什么能来钱就卖什么，上午在这个贸易市场吆喝，下午又去那个市场摆地摊。见了市场管理员和税务所的，抱起东西就溜，人一走接茬叫卖，惹得人人见了他都皱眉。倒腾了小半年，手头虽说有了点钱，可也没富起来。

自从他1985年初从北京倒腾了一回旧服装，一下尝到了甜头。他干脆办了个营业执照，租了个摊点，专门经营起服装来了，自不待说，他专门经营销售进口旧服装。他的货抢手，加上进了几次京，有购旧服装的门道。昔日那些看不起他的同行，都陪着笑脸，低三下四地求他给弄点，也好从中捞点油水。

郑强国的买卖做大了，不再小打小闹地摆摊吆喝，电线杆似的矗大街了。他干脆做起了批发业务，千方百计把成包的旧服装运回来，再倒手卖给摆摊的商贩。顿时，这条街上都悬挂起了五颜六色、式样各异的进口服装。它们成了时髦的标志，在这个城市里风靡一时。小伙子们洋洋得意地穿着

它们，走进舞厅、电影院，新郎新娘穿着它们走进洞房……

仅仅半年多时间，郑强国就成了万元户。这些论斤买来的旧服装，一包花2,000多元，拆开来有上千件旧衣服，每件顶多合几元钱，可最后却以40到50元的高价零售。郑强国倒了几大宗，直到北京垃圾处理场上响起火焰喷射器的怒吼为止，他银行的存款折上已经有26,000多元。据说这数字是公开的，实际上他赚的远不止这些，少说也得翻一番。

郑强国靠着倒进口服装发了财，可他自己却从不穿这些“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服装。他心里明白，这些所谓进口服装，实际是国外垃圾箱拾来的破烂。每次拆开包都能闻到一股怪味，直让人恶心，因而他只管“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供应那些时髦青年，新郎新娘，自己决然不穿，据说，他怕得上艾滋病……

乘着烟雾升腾

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发现了烟草之后，1885年英国开始生产香烟，吸烟很快遍及全球。1982年全世界销售香烟4.5万亿支，1983年销售到4.7万亿支，世界平均每人每年吸烟980支。自从1910年香烟传入我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吸烟人数之多也是惊人的，中央爱卫会、卫生部在全国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男性公民有61%的吸烟，全国吸烟者总数达3亿3千万之多。

无疑香烟是最大的消费品之一，香烟买卖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倒爷们大显身手的舞台。

1986年在北京经营卷烟批发的多达475户，无照经营卷烟的有36,000余人。倒卖香烟的团伙也有40余个。从1986年初到1987年底，北京共查获违法倒卖卷烟的案件1,000多起，经

营业额达3,082万多元。通过倒卖香烟变为万元户的不乏其人。其中肖玉杰等人靠倒卖香烟牟利87.6万余元，他们用来贿赂河北廊坊市糖业烟酒公司批发站的“礼品”，竟为一辆“菠萝莱茨”小轿车。

在浙江倒卖香烟形成了两个“三角区”。上海、温州、佛山形成一个倒流套购倒卖的大三角。浙江、安徽、河南形成了一个买卖假烟的小三角。仅1987年上半年查获的倒卖香烟就达21.5万余条，真正倒卖的香烟量肯定几倍于这个数目。温州一盒“阿诗玛”以7元高价在大街上出售，出3角5分钱买到一支，烟贩们会用电子打火机，殷勤地帮你点燃，可谓高质量的服务！

在成都，锦江河畔的安顺桥是个颇有名气的卷烟黑市。这儿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或在一隅交头接耳，窃窃而语；或拿出样品炫耀于人……据四川省城市抽样调查队调查的结果，每天来这儿进行烟卷非法交易的倒爷达上百人之多，黎明各路倒爷从四面八方朝这儿汇聚，直到夕阳西下方才离去。这儿进行交易的香烟品种达20多种，“大重九”、“云烟”、“阿诗玛”、“良友”、“健牌”……各种名牌，应有尽有。倒爷们在这儿不停地遛来遛去，遇到卖主亮出随身携带的样品，边遛边交易，货随人走，面议成交。价格每日不等，随行就市，一旦成交，从秘密存烟处取出香烟，由“二传手”送货上门，以免让工商局挖了他的老窝。这些倒爷将名牌香烟高于国家牌价2倍左右售给摊贩，摊贩又再以高出黑市批发价的10%售出。也就是说人们买一盒香烟就得付出高于国家牌价2.1倍的昂贵代价。根据测算：成都仅安顺桥一个香烟黑市每天就有2.3千盒卷烟成交，以每条卷烟平均高于国家牌价10—20元计，每天约有3—4万元非法收入流入了私囊。

在昆明，夜晚一跨进大观夜市的门槛，便有一伙伙的人迎上来。其中多数为摇头晃脑的年轻人，不少描眉涂唇的时髦女郎点缀其中。他们脸上露出讨好的笑脸，压低嗓音询问：“哟是有点哪样货？”“你家有点哪样烟？是大云（带过滤嘴的云烟牌），还是小云？”“先谈谈价好不好？”“货带来了没有？”听口音，有东北的、四川的，也有操吴地口音和讲普通话的，可谓烟客荟萃。你稍一犹豫，便会让你背大包、拎小兜的男男女女团团围住，如同要活吃了一般，拥得你左摇右摆。这时若有人喊：“那儿有货！”人群便又像潮水般退去，涌向另一边。来往的人群中，有的胳膊下夹着一条，有的手里拿着几盒兜售，大宗买卖在这儿牵线，易地交货。昆明是云烟的故乡，在这儿倒腾的全是名牌云烟，价码高出国家牌价数倍，然而要贩到别处易手倒卖，照样可以翻番。

他外号叫“疤子”，因为脑袋后面天生一个很大的紫红色瘡子，从而得了这么个雅号。他属牛，今年27岁，是甘肃农村的一个社员，靠倒卖香烟发了财，现在基本上成了城里人，租了一间房子，千方百计弄了个卖香烟的执照，摆了个小摊，让妻子操持着。他爱人原先是来城里当保姆的农村姑娘，人长得挺漂亮，戴着金戒指，穿一身真羊皮的夹克。

“疤子”的烟摊不大，设在自由市场的入口处，一个明晃晃的玻璃柜中摆着各种香烟，“凤凰”、“云烟”、“大重九”、“良友”……以至于一块多一根的大雪茄样样都有。除了偶尔有一两个西装革履的人来买烟，光顾的人并不太多。于是，我们便坐在香烟摊后聊了起来。起初，他怎么也不肯说出他的发家史，好在推荐人的面子大，加上又保证不透露他的真姓名，他才跟我谈了起来：

“听‘长头’说，你是个作家？人不可貌相，真看不出来，

电视里的作家都是白头发、戴眼镜，真作家咱还是头一遭见。你问倒烟的事干嘛？是不是要拍电视？要拍电视让咱媳妇也露露脸。你看见了，盘子不赖，还拿得出去。

“要问我怎么闯世界的，说起来，这话就长了，其实‘长头’都知道，兴许你听他说了，我是从乡里来的，我们那个地方穷得连放屁都没好声气。前几年政策放宽了，有个远房亲戚搞起个包工队，我充数当了个泥瓦工。名义上是泥瓦工，实际上是干杂活的普工，给掌柜的买烟、跑腿、挖土、和泥……样样都干，掌柜的包吃，每月60块。现在看来，这点点钱顶个屁，可那时候咱没见过世面，还觉得钱多得硌腰哩。有一次，包工队在省城拉来一个防震加固的工程，不怕你笑话，过去我顶多去过两次县城，这次进省城眼睛一下看花了。工地对面有个高级舞厅，到这儿来的人花钱就跟喝凉水似的，不算吃喝，光门票就10块钱。咱撅屁股干一个月都顶不上人家一晚上的花销。包工队里见识广的人说，这些人多半是倒买卖的。开头咱没弄清这里边的曲曲道道，没往心里去，就觉得咱比人家活得窝囊。后来见多了、识广了，我弄清了一个理：现在挣钱不能光凭死力气夯，光脊梁晒油，就是晒脱两层皮，也别想富起来。想发财，倒买卖，下了决心也搞这行道，可是倒什么呢？搞大彩电、汽车的，咱没本钱也没门道，搞葱姜蒜苗又没来头，想来想去，想到了香烟上。每次到小摊上给掌柜的买烟，一包好几块，别的价码咱不知道，‘海洋’我清楚，供销社里官价7毛2分，乡里没几个人抽得起，摆在货架上没人要。一到城里小摊上，这‘海洋’身价就长了一倍，一盒咱不多挣，挣3、4毛，一条就是3、4块，一天的工钱就出来了。可就不知道，弄来了烟，有没有人要。谁知道，我跟舞厅前摆摊的老头一说，他就像见了财神

似的，又是敬烟、又是点火，说定了一包‘海洋’1块1毛，有多少他要多少。我心里落了底，趁农忙回乡收麦，没费多大劲，弄50条‘海洋’烟，交给老头，没出一分钱就挣了200块，顶我冒臭汗干小半年的。

“一回生、二回熟，倒腾了这么几次，我就从工程队出来了。你想，一天2块钱，还不够一盒烟钱，谁干?!我跟着别人跑广州、下西安，慢慢地路子就踢踏开了，这里的门道也弄清了。不瞒你说，这没啥难的，只要能进来好货，又有销路，是人都会干。要说难，就难在怎么进货上。萝卜快了不洗泥，名牌香烟不愁没买主，可是有人就能弄到货，有人就弄不上，这里边分三六九等，学问大着哩!大前年眼见春节了，我去了一趟河南，结识了一个朋友，他手里有一批‘大一钻’(假货)、“牡丹”，按真货销售价给我，贩回来一盒少说也能挣1块5毛。我一咬牙，下了狠心。要挣大钱，就得做大买卖，再说这些‘大一钻’跟真的一模一样!过年人们多半是要脸面，只要牌子亮堂，烟好不好就那么回事。于是，我豁出来借了5000元，加上自己的本钱都押了进去，一下子买了40箱，是红是黑就这一锤子买卖!烟买上了，运不回来还是枉然，万一路上让公家没收了，我就非跳黄河不可。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话一点不错。我急出了满嘴的大泡，最后想出个办法，租了辆‘东风’大卡车，就像当年偷运军火一样：把烟放在车下边，上面买了些红薯盖上，沿途冒充到河南拉红薯的。虽说提心吊胆的，可总算太平无事了。这一次，我就发了，来来回回不到一个月，比我当泥瓦工一辈子还挣得多。我爹会看风水、会算卦，他说我的八字里财盛，还真让他算准了，嘿嘿。

“生意越做越精，人头越混越熟。干了几年，咱也就干

精了，就凭咱到处乱跑，累死累活，冒风险不说，顶多才是个三道贩子，弄不好还是个四倒、五倒。这倒买卖就跟吃饭一样，头一个下勺的有油又有肉，越往后就越没情况。再说，倒腾大买卖的不一定非要满世界跑，坐在家里就地取材，照样能弄来好货。不瞒你说，现在我跟商店、烟酒批发站都有交情，烟草公司里也有关系，咱们做事讲仁义，不能没良心，挣了钱也有他们一份，我知道，当干部的一个月挣不了多少，眼见着菜价‘叟叟’地往上涨，能不弄几个外快？！

“来，抽烟。怎么，你抽的‘美多’？当作家的还抽这种烟？不要说，我和‘长头’是老朋友，单说你是堂堂作家，跟我这么骗得来，这是看得起弟兄，以后想买什么烟只管来找我。我家在南城根住，你去一打听‘疤子’，差不多都知道，天天找我的人多得很，知道我有门道，都是来弄烟的。你问我，挣了那么多钱，还摆这么个烟摊子干啥？这你就不懂了，摆这个摊子是为了弄个营业执照，虽说这么不起眼的摊子，也比你们公家人挣得多，但比起整箱倒腾就差老鼻子了。咱本来就不指望它能挣多少，你看我这摊子上的烟，保证没有一盒‘大一钻’，每月上交的税不拖不欠，这么一丁点钱犯不上得罪公家。有了柜子里摆的这张营业证，咱们倒烟就方便多了，万一让抓住也好对付，再说媳妇呆在屋里反正没事，干这个活也能散散心。

“嗨，我这个人就这么个脾气，遇见骗得来的人，话就收不住口，你千万别把我给你说的这些登在报纸上，这些事虽说不算秘密，人们都清楚，但是报纸上一登，这张执照非得没收不可。我和媳妇都是农村户口，按规定是不给办的，为它我可费了吃奶的劲，说不准还把我和媳妇赶回乡里去哩！

“唉呀，快十二点了，中午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要不

然，晚上去蓓蕾舞厅，现在咱们可不是当年的小泥瓦工了！”

会繁殖的“洋钱”

1986年据香港经济界人士透露，目前在大陆民间估计有40亿元港币，其中在深圳特区约有3亿元。

香港经济界人士没有统计在中国民间拥有的美元、马克、日元……料想也是一笔洋洋大观的数目，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掌握在倒爷手中。倒腾这些货真价实的“洋钱”，要比倒腾破烂洋服强得多，似乎这些“洋钱”具有无性繁殖的能力，会下钱崽一般，倒爷们在炒卖金钱，也获得了金钱。

北京安定门外的出国人员服务公司，这是为数不多持有出国人员免税商品购买指标的人们才得以出入的地方，如今成了倒爷们的一块“沃土”。《经济日报》两位记者，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专程赶到这儿明察暗访，他们在报道中记叙：10点半左右，两个留学生装束的小伙子从大院走出，其中高个子的左胸衣兜露出半截护照，显然从国外回来的。他俩刚走到存车处，就被人拦住。“有指标吗？”“想要什么？”霎时间，围上四、五个人来，迫不及待地问：“有美元吗？”“什么比价？”“1比6.5怎么样？北京全是这个行市。”这时，一个头戴旅行帽，腰挂便携式收录机的瘦高个子骑车而来，“谁要美元？”闻声扑过去两人：“有多少？”“好几百，不在我身上，跟我走吧。”欲换美元的几个人哑然失笑：“没带来瞎嚷嚷什么？”转身又围住从国外回来的那两个年轻人，身带护照的小伙子说：“听说公安局在抓，出了事没收了我的护照，可就惨了。”“没事儿！我们天天在这里，公安局来不来我们心里有数儿。”几个人七嘴八舌，其中面孔白净的一个说：“别怕我们不给钱，都在身上呢，瞧！”说完撩起裤腿，一个透明的口

袋连在袜子上，里面是厚厚的一叠10元一张的人民币，他指着护城河，“走，咱们那边谈谈去。”

广州，这颗祖国南部的明珠，随着这几年的改革开放，迸射出了更加夺目的光彩。来广州观光、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火车站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外地人涌入，许多人一出车站便用好奇的目光四下张望，从他们的服装举止和神态上，一眼便可知是外地人。于是，便有人迎了上去：“要外汇吗？”“干吗？”“你是第一次来广州吧，人民币在这不吃香，连坐出租车都想要外汇。”外地人怕上当，远远地走开了，但过不了几日，他们又主动来到这，寻找那些倒爷。因为，凡是人民币不易买到，而且价格昂贵的商品，用外币或外汇券都能买到，细算下来，即便高价买外汇也比直接用人民币买便宜。另外，在这儿有外汇腰里才硬气，好像人民币不是钱。前些年拿人民币坐出租车低三下四说半天，还不一定拉；你要是拿着外汇一晃，车就会停在你身边，司机眉开眼笑地替你开门让坐。外汇吃香，倒外汇的倒爷们生意也就兴旺。过去，他们是倒兑换券，如今这些中国自己造的洋钱代用品也不甚吃香了，他们更喜欢货真价实的美元、港币。许多宾馆外，都围着一群倒爷。过去倒爷们拦住进出的港客、洋人换外汇，如今，港客或外国留学生之类却主动来找倒爷搭讪，对他们来说，在倒爷们手中换汇，要比银行兑率高，很实惠，因而洋人、港商及至筹备结婚想买两件原装货的人都加入了倒汇的行列，可谓队伍日益壮大，市场日益活跃。

然而，如何从倒卖外汇中发财？这是倒爷们的专业技巧。在开往南京的列车上，一位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倒爷，给我上了一堂启蒙课。他姓陈，瘦高个，40岁左右，是上海知青。1979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上海福州路闹腾了一年多，由